

The background is an abstract painting with a palette of muted blues, greys, and earthy tones. Overlaid on this are several thin, vibrant red lines that crisscross the upper half of the image, resembling a network or perhaps stylized branches. In the lower right, there are faint, sketchy figures of people, one standing and two sitting, adding a human element to the abstract composition.

澳門現代詩刊（特刊）
九四澳粵新詩研討會
論文集

主 編 莊 文 永
副 主 編 費 勇

第 8 期
1995 - 6

澳門五月詩社出版

九四澳粵新詩研討會論文集

澳門現代詩刊(特刊)

主 編 莊文永

副主編 費 勇

一九九五年六月

第8期

澳門五月詩社出版

九四澳粵新詩研討會論文集

澳門現代詩刊第八期(特刊)

主 編	莊文永
副主編	費 勇
植 字	新藝電腦植字排版公司
排 版	
印 刷	華輝印刷公司
出 版	澳門五月詩社
發 行	澳門文化廣場
出版日期	一九九五年六月
印 數	第一版 1000 冊
定 價	MOP45.00 元

序

饒芃子*

廣東新詩與澳門新詩座談會於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三至四兩日在廣州暨南大學召開。座談會氣氛很好，文友們各抒己見，暢所欲言，真正做到了促進交流、互識互補。

座談會的第一天，澳門詩人李觀鼎、黃曉峰和廣東詩評家楊光治先後發言，他們分別對兩地詩壇的狀況作了整體的描述。李觀鼎在發言中介紹了澳門五月詩社的現狀、詩社成員的詩作、詩群的藝術風格和澳門詩壇的流派。黃曉峰回顧了澳門四百多年來在葡萄牙統治下的歷史，它在東西方文化交匯中的作用、影響，指出其小地方、大文化的特點。楊光治就廣東當代新詩創作狀況進行評述。這三位文友的發言，為會議的討論提供了一個背景，有如繪畫的底色，使後來的發言者在討論問題時有一個整體性的參照。

在座談會中，參加會議的詩人和詩評家提出了若干有意義的觀點，如有的朋友談到“朦朧詩”的意義不在於它的“朦朧”，而在於它突破了原先傳統詩歌的藝術思維模式，引進了西方現代派和台灣詩歌的藝術技巧。又如有的朋友認為詩歌是知性和情感的結合。任何偉大的詩篇都是屬於它的時代的，詩人應為當

* 暨南大學副校長、文藝學博士生導師。

代人而寫作，還如有的朋友提出：“詩歌在文學中是先鋒的領域。”中國文學史和中國新文學史都是從詩歌開始的。詩人的心是最敏感的，時代受命於他（她），他（她）就充當了先鋒的角色。以上這些，對與會者都有所啟迪。

從歷史上看，一個地區的文化形態，往往是該地區人的命運的狀態。澳門地區雖小，它的歷史卻是獨特的，它的文化也是世界上任何地區所不能取代的。葡萄牙統治澳門四百年，但住在那裡的華人依然保持着根深蒂固的華族文化，葡國文化和中華文化在澳門一直是和平相處的，這種現象很值得注意。有的詩人說，當今的澳門比中國的內地還要“中國化”，澳門的宗教，人們所敬畏的“神”，也是東西方均有。居住在那裡的葡人同樣認同這個地區的文化，他們中的有些人，既信教，也拜神，還看中醫，吃中藥。這正是澳門文化有別於其他地區的地方。要把澳門這個地區的文化史弄清楚，極需要“雙語學者”，因為祇懂得一種語言就難以全面了解它、研究它。如若要編寫澳門的文化史、文學史，一定要有澳門文化界、文學界的朋友參加，否則總難免有隔岸觀火的朦朧和瞎子摸象的片面。時代在呼喚“澳門學”，廣州同澳門毗鄰，粵澳的作家、學者在這方面應有許多可以合作的項目。

澳門文化的獨特之處，就在於小地區中有大的文化景觀。文化不能選擇，它是與生俱來的。澳門詩人要有所的發展，既要走出澳門又要紮根澳門。走出去，可擴大視野，使自己有一種更為博大的胸懷和文學觀，有助於客觀地認識“自己”；扎根澳門，是使自己的詩作不脫離這塊有獨特文化意蘊的土壤，不失其特色。

澳門是一個邊緣地區，應發揮它邊緣文化的優勢。現在整

個世界正處在文化的轉型期，文化的“中心論”已經打破，“中心”正在消解，人們注意到邊緣地區也有很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觀，發達地區文化要發展，也要向邊緣地區文化尋求借鑑。在這種新的文化形勢下，澳門將會引起更多學術機構的關注。

澳門新詩在這塊獨特的文化土壤上誕生、發展，八十年代以來，已出版了一定數量的詩集，成果不可低估。但拿它同台灣和香港的新詩創作比較，還不能說是“三足鼎立”，雖然它的這“一足”是其他兩“足”所不能取代的。澳門新詩，有它自己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澳門的詩人，正在自己的詩壇上努力作各種各樣的追求、探索，逐漸形成地域性的風格。但是，在他們的詩作中，同樣在引發人們對我們古文明追思的基因。這次澳門五月詩社和暨南大學中文系聯合舉辦新詩座談會，使粵澳詩人、詩評家得以歡聚一堂，交談詩歌，以詩會友，以文會友，這是很難得的。現在，澳門五月詩社將會議論文結集出版，我相信，即將出版的這個集子，必然會在兩地詩壇上產生積極的影響，並且成為溝通兩地文學創作的一座“友誼之橋”，為今後粵澳兩地更多的文學交流開路。

1995.5.18. 於暨南園

目 錄

序	饒芃子	I
八十年代澳門新詩興起的時代文化背景	莊文永	1
澳門文學的預產期和現代詩的妊娠反應	黃曉峰	15
論澳門現代詩歷史意識的表現	蔣述卓	28
詩外談詩	李觀鼎	33
關於詩與詩人	費 勇	40
論詩的本然與使然	王列生	46
華文詩歌的整合、發展和外文譯本概述	陶 里	61
純情綺夢 少年情懷		
——《澳門新生代詩鈔》讀後	翁光宇	67
在熱鬧與靜寂的邊緣		
——對澳門詩歌的藝術思考	陳麗虹	73
從“偷偷戀愛”到“配她，沒有後悔”		
——評陶空了詩集《我的黃昏》	劉月蓮	80
天堂懷想與本土之戀		
——葉芝《茵納期弗利島》與高戈		
《在那遙遠的地方》比較	張廷波	88

高戈詩歌的文化巡禮

- 讀《夢回情天》……………黃耀華 94

行吟者的風景線

- 高戈《感覺的雕刻》印象……………王天權 101

火與淚：生命在漂泊中

- 讀流星子的詩……………林宋瑜 106

我欲乘風歸去

- 讀《落葉的季節》……………張家梅 112

- 試論謝小冰的詩……………馮傾城 114

從詩的“言志”特點看澳門現代詩

- 對傳統的繼承……………王 和 138

- 當代澳門的新詩結集情況簡報……………鄧駿捷 146

當今新特現狀的幾點思考

- “九四澳粵詩歌走向”研討會側記……………莊文永 151

八十年代澳門新詩興起的 時代文化背景

莊文永*

引言

八十年代澳門新詩的發展，自然與澳門社會的文化發展和詩人特殊的文化心態有着密切的聯繫。

無可置疑，八十年代澳門新詩的發展是澳門幾百年來詩史上最燦爛的年代。但是，澳門新詩之所以能在八十年的澳門上空升起，與外來文化的湧入有着十分重大的關係。所謂的外來文化，就是八十年代中國開放改革風氣，以及西方的異質文化隨着澳門經濟發展的湧入，它不但觸動着澳門經濟飛躍，也大大豐富了澳門的人文環境。八十年代澳門新詩正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中發展起來的。

正因為這樣，本文把八十年代澳門新詩興起的時代文化背景作一番概述。

* 澳門五月詩社現任理事長。

一、澳門新詩的起源和八十年代的詩人群體

澳門新詩產生於甚麼時候，在甚麼樣的人文環境中產生的。

從歷史觀點來看，澳門是葡殖的一個小島，位於廣州以南一百五十公里，香港以西七十二浬，同香港隔海相望。澳門的歷史比香港長，開埠於一五五零年代，但是，澳門的城市現代化程度遠遠落後於香港。這是由於澳門地方小，經濟落後，所以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澳門男人跑到香港找工作，將澳門作為養活婦孺和晚年歸宿地方。澳門是一個娛樂的地方，是世界第二大賭場，有東方蒙地卡羅之稱。直到八十年代經濟的發展改變了澳門的面貌。十年間的人口由不足二十萬增加到現在近四十萬，有來自於國內的新移民、東南亞歸僑等。人口的劇增帶來各種的思想形態，打破了小漁村固有的寧靜和諧，使澳門社會結構發生變化。

澳門與大陸息息相關。澳門的現代文學深受中國同時期的文學發展的影響。不過，澳門先天性人文基礎薄弱，文學發展十分緩慢。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創作體裁仍是古體詩文，或者半文言、半白話，甚至是“三及第”形式，即在半文言半白話中滲入廣州方言形式，純粹的白話還沒有出現^①。那麼，澳門新詩發展於何時呢？根據陶里的《追蹤澳門現代詩》提出澳門真正意義上的新詩始於五十年代，成長於六十年代，蓬勃發展於八十年代。也就是說五十年代以前澳門新詩創作一片空白。到了五十年代《新園地》、《學聯報》、《中華教育》創刊，重視文學創作，開始刊登新詩。這一時期的詩人有李丹（原名郭偉）、李鵬翥、李成俊等人。可惜，這一時期作品大多沒有保存下來。李丹雖然從五十

年代至今仍堅持詩歌創作，但我們現在祇能讀到他六十年代的作品；七十年代的澳門詩人有江思揚、汪浩瀚，他們的創作技巧和風格都繼承着“五四”以後新詩體的流風。汪思揚的《老海婦》寫於一九七三年七月三十日：“海水泡着她的淚/蝦艇潰有她的汗/唱遍海歌/找不出歡樂的音符/青春與氣力/被風浪洗劫殆盡/如今被歲月拋上岸/沉沉甸甸的一船辛酸/伴她/還着不能漂泊的晚年。”汪浩瀚的《燈影，那淡黃的》寫於一九七零年十一月：“天亮之前，踏雨而來/像燈影，總是如此朦朦/在風的緩流裡，那淡黃的/像柳，在湖中/一抹閃亮的星光”。從他們的作品中可以清楚看出他們的詩繼承了五四以後的新詩體，表現着一種純樸的漁村情調。尤其是汪浩瀚深受聞一多詩體的影響，詩歌形式句法整齊^②。

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澳門新詩創作有下面二種現象：一是澳門新詩與中國大陸新詩一脈相承；二是澳門的新詩隊伍單薄，新詩藝術創作沒有大的突破，氣候還沒形成，在澳門文壇無法激起衝擊波。

如果說五十年代是澳門新詩的萌芽期，六七十年代是發展期，那麼，八十年代就是澳門新詩的黃金期、成熟期。

八十年代澳門詩人開始新的大組合，本土詩人、國內移民詩人、東南亞移民詩人，以不同的文化心態、藝術風格匯集在一起放歌。

本土詩人是指土生土長的，如金浪（李丹）、余行心、汪浩瀚、江思揚、明、藍瑪、陳達升、懿靈、金中子、梯亞等；有港澳（兩栖動物）的，如韓牧、余創豪、劉業安、林麗萍、蘆草、凌楚楓等；有來自內地定居的，如高戈、淘空了、流星子、李觀鼎、葦鳴、馮剛毅（薄海涯）、駱南僑、舒望等；有來自南洋的定居者或過客，如玉文、胡

曉風(獨孤月)、陶里、凌鈍、雲力(雲惟利)等。

有繼承新詩傳統的和倡導現代主義的，前者有雲惟利、金浪、汪浩瀚、汪思揚、胡曉風、雲獨鶴等；後者有高戈、淘空了、流星子、陶里、葦鳴、凌楚楓、凌鈍、懿靈等。

這些詩人各自以不同的生存環境和不同的生活感受抒發感情，擁有不同的風格。對於澳門詩人的風格“……雲(惟利)的詩表現力強，他注重於表現對生活的感受，詩風顯得清新而洗煉，有豐富的思想感性內涵，汪(浩瀚)、胡(曉風)的詩近似而各具婉約、渾圓、深厚的特色；江(思揚)的詩偏於對社會的思考，升華其感受，使他的詩具有深沉的社會意識；雲獨鶴擅於舊詩詞，他的新詩蘊藏着對人生體驗的心智，通過對自然景物抒懷，顯示他冷靜的詩心……陶里的詩充滿現代意識，將主觀知覺伸向內宇宙來對生活、對歷史的反思。也許他經過印支戰火的洗禮，受過法國現代詩影響，使他的詩以新的意緒和奇特的意象有機地組合，顯得新奇而別致，又近於詭秘的藝術境界……從國內移居澳門的淘空了，他是一位多產詩人。他的詩自我意識非常強烈，常常通過自己心靈的隱秘流露出來的情緒營造時空，形成特有的風格……流星子的詩充滿對理性的揭示，致力於人類整體的熱切關注和人與人之間的真誠理解。他的詩躍動着情感交錯的主體意緒，長句的排列新奇，律韻中交織着對社會人生的思考……懿靈的詩以理念演繹的形式，來揭示女性細膩的內心境界。這位土生土長的女孩子，有時代責任感，其詩中傳達着特定年齡層次的女人的心態……”^③

雖然，澳門新詩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的漫長發展的過程中，八十年代是引人注目的，除詩人隊伍壯大之外，詩歌的表現也不同於六七十年代，詩人們不再是對自然的描寫，而是進入對社

會，對人生的思考。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八十年代中國社會開放改革對澳門新詩發展的重要性，尤其是新移民的湧入不但對澳門經濟發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新移民詩人對澳門詩壇的發展也起着互相推動的作用。

二、八十年代文學意識的覺醒和新詩的崛起

隨着八十年代新文化思潮的湧入，作家、詩人們開始意識到澳門應該發展文學擺脫澳門“文化沙漠”才能提高澳門文學地位。例如一九八四年舉行了“港澳作家座談會”，澳門詩人韓牧提出建立“澳門文學形象”，一九八六年澳門大學（前東亞大學）與《澳門日報》舉辦澳門文學講座活動，對澳門歷來沉默的文壇的不足之處進行熱烈的探討，李鵬翥在《澳門文學的過去、現在及將來》一文中，對澳門文壇的過去和現在進行全方位的透視，提出應加強文學活動，擴大文學園地，壯大創作隊伍，認為澳門自一九八六年開始，即將面臨一種新的過渡期的轉變，這是四百多年來的大轉折，已經意識到“澳門文學與世界文學的聯繫也將有新的變化”^④韓牧在《澳門新詩的前路》，提出新詩要接納新形式，新手法，新藝術。^⑤這些都直接或間接地刺激着澳門文學，尤其對澳門新詩創作產生了很大推動作用。

一九八三年夏天，澳門有史以來第一個文藝周刊《鏡海》作為《澳門日報》的副刊形式出版。

韓牧憑愛詩的熱情與澳門語文學會主辦了“每月詩會”，對澳門的新詩創作起了鼓勵作用。

韓牧搜集了一批澳門詩人的作品，編了一個《澳門新詩專輯》，發表於台灣《亞洲華文作家雜誌》第十八期（一九八八年九

月)。與此同時，黃曉峰編了《神往·澳門現代抒情詩選》在廣州花城出版社出版。雖然兩個編者擁有的資料不同，觀點與角度不同，但所起的作用基本一致：對外推介了澳門新詩，對內鼓舞了澳門詩人。

澳門筆會成立之後，出版《澳門筆匯》。它的《詩葉》版面設計，突出了詩的地位，是澳門詩人放牧的的另一個草原。

澳門詩人在八十年代末期有自己的組織和刊物，那就是五月詩社的成立和《澳門現代詩刊》的出版。

五月詩社醞釀於一九八五年，發起人是陶里，胡曉風、汪浩瀚、江思揚、後來加入了高戈、目的在於推動澳門現代詩的發展和培養新一代的澳門詩人。五月詩社一九八八年正式成立，翌年出版詩友合集《五月詩侶》和青年詩人凌鈍的詩集《下午》；淘空了《我的黃昏》和流星子的《落葉的季節》，之後繼續出版了陶里的《蹣跚》、高戈的《夢回情天》、江思揚的《向晚的感覺》，這些都屬於五月詩人的作品。其中還有在香港出版的詩集是陶里的《紫風書》、葦鳴的《黑色的沙與等待》懿靈的《流動島》，顯示了八十年代澳門新詩的實力。（見陶里的《追蹤澳門現代詩》）

澳門八十年代的新詩創作的巨大成績，引起海內外的關注，得到了很高的評價。其中最具有代表性應首推陶里，國內學者謝冕在陶里的詩集《蹣跚》的序言中這樣認為：“陶里這本詩集，對他的詩歌創作來說是一塊新的里程碑。在這本詩集裡，他由於現代意識和現代技術的引進發揮，把《紫風書》那些傳統命題更有效地向着深層推衍。他這個時期的詩作立志於展現繁複多彩生命圖景。對於生存狀態的把握不是表層的，他更注重於涉及自身的心理、情感、文化因素的展示。”饒芃子在流星子的詩集《落葉的季節》的序言中說：“在他那表現人生、社會的詩歌中，常

常使用西方的變形手法，通過變形達到陌生化的效果，引起人們去思考眼前的現實問題。”香港陳德錦對懿靈《流動島》詩集的評論是：“懿靈的詩是現代的，或‘後現代’的。不過無寧說，她的詩充滿了反諷，抗議，和存在處境的思辨。”台灣詩魔洛夫對懿靈的詩這樣認為：“我很欣賞你作品中的思考性和語言形式上的實驗性，甚至每個題都很新鮮。”^⑥從海內外學者對八十年代澳門詩人的評語，我們也可以看出澳門八十年代新詩的飛躍。

三、八十年代新詩創作與時代文化轉變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澳門的經濟蓬勃發展，各樣文化湧入澳門這塊彈丸之地，各樣文化的湧入對澳門傳統文化產生了強烈的震撼和衝擊。由於固有的社會秩序鬆動和原有的思想格局被打破，澳門的社會結構出現新的變化，隨着社會經濟的復蘇，增強了社會的開放意識和當代意識，無形中推動澳門新詩隆隆上升。

八十年代外來文化思潮的衝擊，對澳門文壇發展來說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契機。澳門文化也因融入中西文化不斷獲得新質，新詩顯示對人、對社會、對歷史思考的價值意識。尤其是中國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改革開放，人的思想解放，人的自我意識復甦和精神個性意識的強化以及隨着西方湧來的現代文化思潮，對澳門文化的發展起着酵母作用。同時大量新移民湧入澳門，使原有小漁村的溫馨寧靜帶來了強大的衝擊，影響着澳門本土原有的寧靜生活。而新移民詩人面對這陌生的社會環境，也難免產生一種不安狀態，這一切都在詩中表現出來了，加深了詩的內蘊。

從澳門整體社會狀況來看，八十年代的外來文化思潮也完全符合澳門歷史發展的要求。澳門幾百年從未出現過中學和西學之爭、現代和傳統之爭、一直處於自給自足的隨遇而安的文化狀態。因此，八十年代的文化轉變，澳門詩人面對着“文化沙漠”的局面，有強烈的求新求異的文化心理，他們如饑如渴地吸收外來文化新質，有點像中國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吸取世紀末的空氣一樣。正因為這樣，八十年代外來文化思潮的湧入催生了澳門詩壇令人振奮的花期。

我們可以看到，八十年代外來文化思潮對澳門本身來說是一種嶄新的血液，觸動着澳門社會的轉變，必然導致現代文化意識的增強和文學意識的覺醒，在澳門這片久旱的“文化沙漠”中，外來的文化思潮恰如及時的甘露，使澳門文學得到新生，從蒙昧中走出來面對新世界。詩歌創作也對中西現代文學思潮大力的借鑒和吸取。

澳門新詩在外來的文化思潮推動下，以人為中心，更真實地表現生活，更深刻地認識人的自身價值。詩人在創作中，“破除一節新舊八股的陳腔濫調和傳統因襲的應酬老套，竭盡全力地自我突破古典文化的思維定勢和傳統觀念的審美慣性，挺身而出大膽回應當代崛起的新的美學原則和席捲全球的現代主義及至後現代主義文學思潮”。^⑦這無疑是八十年代澳門詩壇一種重鑄開拓的過程和自我改造的時代良機。

四、八十年代新詩創作與文化選擇的多樣性

八十年代新詩創作異軍突起，有深刻的文化選擇意義。八十年代新詩創作的突出特點之一，就是擺脫澳門詩壇傳統的田

園牧歌的文化因襲，橫向和縱向地大力吸取各種現代藝術形式，以各種不同的文化心態凸現出藝術的火光。例如李鵬翥在為澳門五月詩社出版的《五月詩侶》的序言中所說：“五月詩社的各位新老詩人抒寫的內容，追求的藝術風格並不一致，這似乎與歷史原因同一詩風而聚合的詩社不同。但處於這個多元化的社會，一個詩社成員的詩風多元化，正是反映複雜社會和思想的好事情。”^⑧事實上這種不同的藝術特徵，都共同受到西方現代派的“心智的啓發”和“風格的暗示”，可以看成是對傳統文化的一種反叛。例如下面這首詩：“記不起是個怎樣的日子，/思想穿上洋裝的人，/開始把軒轅文化，/幽禁在牆隙裡。”（懿靈《牌坊上的窺探》），這種反叛主要表現在打破傳統單一的田園牧歌式的創作基調，表現詩人對當代生活的認識和對西方的審美觀照方式的自覺深化。

值得注意的是，澳門八十年代現代新詩興起，是本土詩人和國內移民詩人以及東南亞移民詩人共同建構起來的。《澳門現代詩刊》創刊號就這樣指出：“毋庸置疑，文化開放與文化交融應為澳門文化特徵，正是八十年代的移民潮為這塊因具有東西方生活方式滲透而產生誘人魅力的彈丸之地增添生氣，這不僅表現在社會的生產力的猛進方面，也表現在文學藝術創造力的突發方面，在文學領域，較具前衛性澳門現代詩的突破趨勢頗為人注目，僅以五月詩社的澳門詩人群體而言，已明顯地呈現一種輻射性的格局，鼓吹超前意識，提倡創作多樣化。”^⑨如果說八十年代外來文化思潮的刺激，本土詩人也意識到建立澳門文學形象，對現代文化的順勢吸取，橫向和縱向環視世界藝苑，對改變澳門文學和新詩發展起着重要的作用。那麼，東南亞和國內移民詩人對這一時代潮汐衝擊和自我生存的處境的感應更為敏感和激